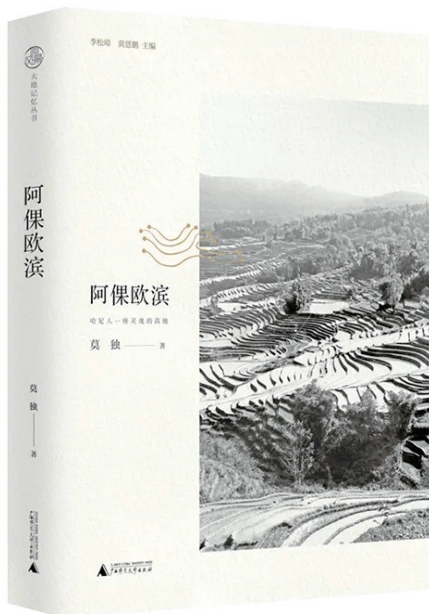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阿倮欧滨》
莫独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大地是神话的母腹，神话与信仰相连。

在云南边地绿春，有一座哈尼族人心中的神山——阿倮欧滨，那是哈尼族的圣女都玛简收最后选定的归天之所，是通天大树生根之地，也是哈尼族众多神话故事的源头、信仰的源头。

哈尼作家莫独在《阿倮欧滨》一书中，深情再现了哈尼族口耳相传却没有文字正式记载的古老传说，回溯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来路，以及在神话中串联起的族人古老的生产、生活习俗，展现一个依山而居、寻水而生的山地民族，敬山敬神、敬树敬水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数千年文化传承。这既是哈尼族的文化寻根之作，也是一部民族的精神之书。

哈尼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，所有的传说都在民间流淌。这里，时光并不清晰，但所有故事的源头都可追溯到一位被族人称做都玛简收的少女。

相传，简收本为民间女子，为抵抗强权踏上逃婚路，尝尽悲辛。她一路奔逃，一路将自己掌握的纺织和山地农耕技术传播给山民。这位拄着小小芦苇杆“民生生”（逃婚）的姑娘，其美貌和智慧惊

艳了世人，被哈尼人亲切地称为“咪达搓昆”，即凡间智者、世上奇人。

这一天，简收辗转来到了阿倮欧滨的山林里，饥渴交加的姑娘被山林参天的古树、怡人的花香、欢快的溪水所吸引。她顺手把芦苇杆插进溪水里，捧起清泉痛饮慰藉身心，而再一转身却发现那芦苇杆正在饱饮溪水，越长越粗越长越高。想到炎凉世态和自己的凄苦经历，简收对芦苇杆发下重咒：“不过三期，树梢长到九霄云外；不隔三天，根茎穿过波里家门前”，话音未落，芦苇杆便如有神助参天而长，把大地遮得一片黑暗。这树也即成了简收的升天之路，一位集智慧、美貌、善良于一身的女子从此拥有了永恒的生命，化为仙女永远守护着这座神山，照看着她的族人。

哈尼族人后在众多动物的帮助下，砍倒了这颗遮天蔽日的神树，通过数树之根、枝、叶，始知年历，自以有了年、月、日，而这座山则成了哈尼族的神山，享受全族人的顶礼膜拜和世代子孙的守护。

神话借简收之名，传播着农耕及编织技巧，在神话与现实交织的叙说中，一代一代哈尼人不断为故事添枝加叶，将哈尼人的历史、智慧，串联成了一串串美丽的珍珠，在时光中生辉。

作者莫独也以神话为引，将哈尼人建村立寨、节庆习俗、生产技术、长街欢宴、服饰文化、精神信仰等一一娓娓道来，让人如在神话中漫游，又分明看到哈尼人真实的历史、真实的故事，以及流淌不息的生活。书中，最令人动容之处，在于哈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。哈尼人择一处新址，建一处村寨并非易事，首先是半山腰上要有一块相对平缓的向阳坡地，适合开垦梯田；坡地上方要有一片天然林，以做寨神林；坡地边上还要有一股以上泉眼，用以解决人畜饮水的问题。这中间不仅有民族传统的承袭，更多涉及的是生态环境问题。大山之中，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翻滚是常有之事，寨神林除安放村人的精神信仰之外，更是做替村人抵御灾害，护卫一村人安全之用。村人还要在寨神林中择定一颗寨神树，代表无上的神在特殊的

日子接受村人的顶礼膜拜和祈福祷告。

仪式与信仰相辅相成，在哈尼人心中树是水的凝结，漫山遍野的树便是汹涌的水波，是生命的源泉，是哈尼人的生命之根。

世事变迁，即使是愿意世代隐居山林与世无争的民族，也避免不了被时事波及，相传哈尼族也曾有一部分族人为避战乱，流落海外。但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，这些人到底去了哪里无人可知，他们也便成了传说的一部分。

作者在书中记述，就在2003年的春天，有泰国清迈、清莱的10个阿卡（国外哈尼族称谓）兄弟姐妹，相约回到中国寻根，一路辗转来到多娘绿春。有何为凭，证明她们的身份呢？那就是她们从未遗失的母语，还有她们世代传承的哈尼神话故事。她们说“阿卡人也是阿倮欧滨的子孙，阿倮欧滨分出的十二股水，其中一股就流到这里”，这是神话与人间故事的交融，是事实经得起检验。一位阿卡老奶奶唱了几句哈尼儿歌后说出“咪玛玛煞阿倮那安，处安咪沙倮果独红”，这在多娘绿春是家喻户晓的典故，经“走失”了数百年的族亲口中说出，便如一道认祖归宗的家族密码，打开了时光之门，也打开了家园之门。有民族文化传系，族人走得再远终可寻根，那一脉文化的源流仍可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，作者说“有时，历史是那么近，许多传说就像发生在昨天”。

一个人，知道自己的身前来路，明了自己今后的归途是幸福的。有文化之根可寻、有精神之源可溯、有信仰可追，再漂泊的旅程、再艰辛的生活，心下也会有所依托。此时，在时代浪潮冲击下，一方面越来越多哈尼人远离了神山、远离了圣土，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浪潮正在逐波入侵山林，哈尼人正在日渐失去他们护卫的山林，以及原生态的土地。今天各村的寨神林，正在越来越拥挤的楼房间隙艰难求生，不知这些村寨的“神灵”是否会有窒息之感？

不论是否来自深山净土，不论是否以山水树木为心中的图腾，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需要有一座神山、有一处净泉、有一方净土。

半床明月半床书

伍月凤

记得博尔赫斯说：“如果有天堂，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叶梓也在他的《书房散记》中说：“上有天堂，下有书房。”想必，爱书的人都是一样的，我的书房，也是我的天堂。

我的书房，兼作家里的客房。即便如此，有一方安静的读书天地，我已非常满足了。

书房不大，也不奢华。一张床，两把椅子，一个书桌，一盏台灯，一台电脑。唯一奢华的，是我请木工在两面墙上打了到顶的两个大书柜，里面挤挤挨挨摆着几千册书，使房间多了一份雅致。

很早以前，我便羡慕着别人的书房。我羡慕苏童的“诗意”书房，它连着一座花园，院内繁花似锦，树木葱茏。读书、写作之余，苏童可以赏花之艳，闻花之香，品果之甜。我羡慕冯唐的“禅意”书房，在北京的一处四合院，冯唐摆上古意盎然的桌椅，每每读书，他都要净手、焚香、泡茶。我羡慕郭敬明的“土豪”书房，那是上海的三栋独立洋房，其奢华程度，令人瞠目结舌，赤裸裸地展示出郭敬明的身价。

当然，我也向往另外一种书房。我向往刘禹锡的“陋室”，尽管只能容下一床、一桌、一椅，但他乐在其中，他“调素琴，阅金经，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”，令后人敬仰。传世之作《陋室铭》，写出他人格的典范。我向往蒲松龄的“聊斋”，他在家门口摆上烟或者茶，有过路人经过，他便盛邀他们喝杯茶，吃点心，然后再听他们讲讲故事，说

说传闻。蒲松龄根据收集的素材，整理出一篇篇文章，成就不朽名篇《聊斋志异》。

我简单的书房，却是我的最爱。书房是二楼向南的一间房，窗下的书桌，几盆绿植生机盎然。拉开淡绿的窗帘，远方的绿树、蓝天便跃然入眼。天气晴好的日子，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文字随着光阴如流水般笼罩着我，书房便充盈着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的感觉。

我的书房，是我心灵的栖息地，任我自由自在享受文字的天空。最喜欢在周末，放一首舒缓的音乐，泡一杯淡淡的香茗，在音乐与茶雾氤氲的清香中，品读最喜爱的书籍。“静坐将茶试，闲书把页翻”，或摘录佳词锦句，或写书评、心得，或天马行空随意翻阅，动情处，随着主人公命运的跌宕起伏拍案而起；感伤时，为书中的悲惨唏嘘感慨……有时，也会被富含哲理意境悠远的慧语点亮心灵，捧卷回味，凝神细读中，那一瓣如莲的心香，随着书香、茶香悄然盈动，沁润了身心，仿佛时光都充盈着诗意，日子也静美如花。

喜欢在静寂的夜晚，享受“三更更有梦书为枕，半床明月半床书”的读书乐趣。此时，白日里的喧嚣与劳累全都消失，就那么舒适地倚靠在床头，点亮一盏床头灯，于是，或有缠绵悱恻、荡气回肠，或有疑云重重、悬念迭起，或有涓涓细流、润物无声……让人不觉像一条快乐的鱼，自由地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。等到读得困了，就随意躺下，回味着文字中的感人细节，体会着书中的哲理，不知不觉

中，枕着书香入了美梦。

书房也是人的心灵氧吧。偶有客人小住，也会忍不住抽出其中的某本书，看得津津有味。这时，我们不谈韶华易逝，红颜易老，也不论茶米油盐、家长里短，更没有灯红酒绿、客套虚伪。只就书中的故事，交流彼此的感悟，常常在心里产生深深的共鸣，在文字中成为知己。女儿也爱上了我的书房，常常不请自来，或霸占我的书桌，或慵懒地靠在床头，翻看喜欢的书，或与我讨论着书中的情节，分享自己的读书体会，那认真的模样，令人爱怜，让人欢喜。

我的书房，我的天堂。哪怕，它并没有一扇面朝大海的轩窗，可因为有了书房，有了阅读，有了书香，我的日子依旧春暖花开。

（作者系文学爱好者）

